

对布拉格的深度迷恋，是需要走过世界每个角落，然后再与它相遇，才能够体会得到。
但是爱上它你会迷失自我。

布拉格 旧事

晋馨◎著



就像是昆德拉的小说，
因荒诞残酷而美

旧城时光那么美，
美得容纳不下别人

纯爱作者【清幽淡雅】沉淀两年
变身【晋馨】写尽布拉格的忧伤

这座城为你而设，而你的存在却是为了成全我苍白的仰望
你的爱强势霸道，我不得不迷失了自己

寻着光影足迹触摸最遥不可及的你，
我爱你，这是我的劫难

布拉格
旧事

晋馨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拉格旧事/晋馨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407-5989-6

I. ①布… II. ①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2269号

选题策划: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刘鑫

特约编辑:罗婷

装帧设计:姚姚设计室

封面插图:杨咩咩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湖南·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5 字数:150千字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8387676)

目录



001

第一章

在布拉格寻找一个人的放逐

042

第二章

我怦然心动，在不可期然中

084

第三章

给我一个支点，让我撬动你的整个世界

127

第四章

你打不开的心扉，让我怎么住进你的心底

189

第五章

分不清的爱恨是布拉格寻不到的完美

249

第六章

布拉格的星星还在为谁温暖绽放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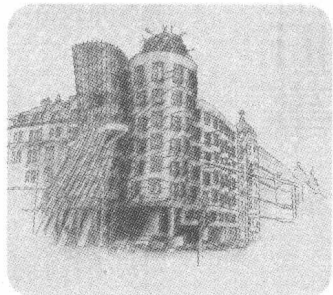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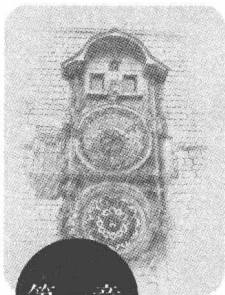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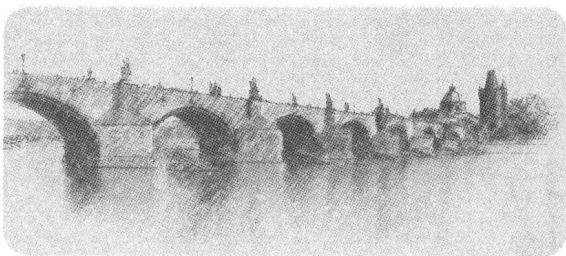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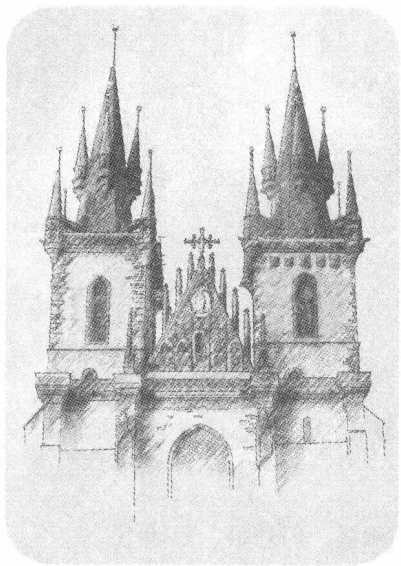
番外一

假装我的女孩她一直很好

295

番外二

逃不了最后谁也会苍老



第一章

在布拉格寻找一个人的放逐

我爱漫天飞舞的雪花，
因为雪花里有你。
我爱令人向往的童话，
因为童话里有你。
我爱姹紫嫣红的春天，
因为春天里有你。
我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捷克，布拉格，右岸，北纬 50° 05'，东经 14° 25'，我就在这里，一个人的放逐。

我爱布拉格，因为布拉格有你。

跨文化交际学的老师说，捷克百分之七十的人至少懂一门外语，于是大四这一年，作为交换生的我和凌岚放心地来到这个地方。

可后来我们才明白，大部分捷克人的确懂一门外语，但却不一定是我们学的英语，而更有可能是德语、俄语或者波兰语。于是，我们在这里语言完全不通。

此时我正提着给凌岚买的感冒药，站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 PrahaLekarna（布拉格药房）门口，思索着我到底是该往左走呢还是往右走。

布拉格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非常大，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凌岚同学穿着她的小吊带晃悠了几天，很不意外地病倒在床。

异国他乡，为了避免凌岚客死布拉格，作为她多年的室友兼好友，我裹着一件长长的风衣，在夜深人静的大晚上，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前往城区中心，寻找仍在营业的药房。

我正沉思着该往哪边走才能回到公寓，远处忽然扫来一阵刺眼的灯光，霎时，一辆线条流畅的沃尔沃稳当地停在了我的面前。

布拉格大街上最多的私人轿车是斯柯达，因为斯柯达是捷克人的百年品牌，爱国的捷克人买车首选就是斯柯达。

这个车主肯定没有多爱自己的国家。我望着这辆具有独特纽约风格的沃尔沃，理所当然地想着。

车窗被降下，露出一张年轻亚裔男子的脸，他用一口标准流利的捷克语对我喊了一句。

我怔了怔，想了想，他应该是问我要去哪里。来捷克之前，我们买了一本《捷克语速记手册》，里面有这一句。

我走到车前，斟酌了一番，绞尽脑汁地回想着这几天初学的几句捷克语。

我努力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艰辛地描述我住的学生公寓。

可这几句简单的捷克语被我说得结结巴巴，完全表达不清楚我要去的地点在哪儿。

我沮丧地望着了一眼这个男人，而车里的他似乎还好整以暇地等着我说下去。

面对这种想说而又说不出的痛苦，我感到分外难过，于是我又改用学了多年的“哑巴英语”，一个词一个词地描述我要去的地点。

可是天啊，我真的没有语言天赋，尽管连比带画，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我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男人，无比期盼他其实听懂了，虽然很有可能他根本不懂英文。

而眼前这个亚洲男人玩味地打量着我，眉梢放肆地上扬，似笑非笑，然后慢悠悠地冒出一句中文：“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我几乎被吓了一跳，又惊又喜：“你是中国人？”我和凌岚每天都期待能遇上中国学生，可遇上的总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在我已经不抱希望时，却遇上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同胞。

我用溜得不能再溜的中文把地点给详细描述了一遍，充分证明了我其实不是结巴。而面前的男人想也未想，立刻说道：“你往前左拐，走五十米再左拐，走到第三个路口时再右拐，再走一百米，你就能看到你要去的地方了。”

啥？我茫然了。先左拐再左拐再右拐？作为一个向来没有方向感的路痴，我一头雾水地望着车里的男人。

“上车吧，我送你一程。”车门被打开，一阵浓烈的酒味从车里溢出。

我这才注意到，这个男人的衬衣领口大敞着，眼眶微红，望向我的视线里透着一些缥缈，他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谢谢啊，不必了。”三更半夜，孤男寡女，我心怀警惕地谢绝了。但是我想，如果咱们这个同胞强烈真诚地要求送我一程，我还是会答应的。

可这个男人倒也干脆，一点也不和我客气，二话不说关上车门，踩了油门绝尘而去。

夜空如被黑色纱幕笼罩，古老的尖顶教堂高耸于寂静的长街，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狗吠声，冷冽的风灌满了我的风衣，我失望地望了一眼沃尔沃离开的方向，默默地抓紧手中的药袋，独自往左边走去，心里无比怀念公寓里温暖的被窝。

在深夜里走了近一个小时，我回到公寓时，凌岚睡得正香。把她叫醒，伺候她吃完药后，我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将衣服胡乱一脱，我直接倒在了床上。

布拉格的夜晚很宁静，布拉格的夜空很深邃，布拉格是一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布拉格是一个最适合纯美恋爱的城市。我对这个城市心存美好向往，一觉睡到天亮。

这天，扎利大学要举行一个“金色基金会”奖学金颁奖典礼，扎利大学负责对外交流的中文老师玛姬告诉我，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是布拉格一位著名的华裔商人。这名华裔商人在上个世纪独自来到布拉格打拼，吃尽苦头，事业蒸蒸日上后，特地在扎利大学设立了“金色基金会”，专门资助扎利大学品学兼优的亚洲留学生。

本来玛姬老师是让个子较高的凌岚和一位韩国留学生一起接待前来颁奖的单永谦先生，可由于凌岚“待病闺中”，于是，只有一米六三的我穿着一双目测至少有十一厘米高的鞋子，被玛姬老师临时派上场。

“单永谦先生这么老了还每年亲自来颁奖吗？”我踩着如同高跷的鞋子，跟在玛姬老师屁股后面好奇地问道。单永谦先生上个世纪就来了布拉格，现在岁数应该很大了吧。

玛姬老师回头瞥我一眼，说：“单永谦先生是单老先生的长子，他几年前从我们扎利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家族企业，现在单氏药业基本由他打理。”谈及此，年轻的玛姬老师面上是掩不住的

喜悦之色：“这几年‘金色基金会’都是由单永谦先生颁奖，单永谦先生是个很有气度和涵养的人，你们可别失礼仪了。”

这时，我身边的韩国女孩美娜想插话了，她不仅高挑动人，也略懂中文，所以被玛姬老师选上。只见她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口齿清晰地吐出了一个字：“帅！”然后又加了一个英文单词，“Very！”

“很帅？”我怀疑地重复了一句，却见一旁的玛姬老师连连点头，眼中全是倾慕的光彩。

我在心底默默想着，市场经济时代，只要有钱，但凡五官正常的男人都可以变得很帅。

但很快，眼前的事实立刻反驳了我心底这一阴暗的揣测。

当这位重要的贵宾从车里走下来后，我生平第一次盯着一个陌生男人看了那么久。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的眉目可以这样精致如玉，仿佛是雕刻而成的。

单永谦下车后谦和地朝每一个人笑着，整个人淡定而从容，透着一种坚毅一种自信，仿佛周遭的晨光都在围绕着他打转。天啊，他是那么光华灿烂，风雅犹绝。

我的心登时就异样起来，原来这世间真有那么一种人，明明你是第一次见到他，却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颁奖仪式上，校长进行了一场抑扬顿挫的开场白，然后邀请

单永谦讲话。

富有亲和力的单永谦说着一口流利的捷克语，每讲完几句稍一停顿，台下立刻响起一阵夹杂着尖叫声的掌声。

可惜杵在一旁的我只听懂了开头的一句“大家好”和结尾的一句“谢谢”。

颁奖仪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总共有十名亚洲留学生获得了奖学金。在玛姬老师眼神的示意下，美娜和我一前一后呈上放有烫金证书的托盘。

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踩着十几厘米高的鞋子，在快走到单永谦跟前时，走在我前面的美娜突然脚步微微一滞，跟在她后面的我来不及停住步伐，一脚踩到了她的脚后跟。

只见美娜被我一踩后身子随即一斜，眼看就要摔倒在地，离她最近的单永谦立马起身扶稳了她。

“小心一些。”单永谦用捷克语轻声对美娜叮咛了一句，待她站稳后方松开了她。

美娜回头哀怨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娇滴滴地冲单永谦道着谢，眼波流转间美目盼兮。

台上有数位校方领导，台下有众多亚洲留学生，众目睽睽之下，我只觉尴尬极了，仪式结束后逃也似的离开了颁奖现场。

我心情沉重，忧伤地踩着这双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在扎利校园里一瘸一拐地朝大门走去。

“Hey! How are you today?”身后传来一个怪怪的腔调，

我装作没有听到，加快了脚步。

“Hey, hey……”这个尼泊尔人锲而不舍地喊着，而且很快，一个巨大的块头晃到了我跟前，“Hey! How are you today?”他很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笑得很灿烂。

“Fine, thank you, and you?”我撑起笑脸回道。自从开学第一天认识了这个尼泊尔人保罗后，他每天都跟在我 and 凌岚的后面，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How are you today”，然后我们一如既往地回答“Fine, thank you, and you?”

每次都是一成不变的对话，连个单词都不改。

此时此刻我只想把脚上的鞋子一脱，然后拔腿就跑。

这个保罗没有看出我的不耐，很热情地叽里咕噜说了一堆，大意是你的另一个同伴去哪儿了？你现在是去哪儿啊？我跟你一起去行不行啊？

我装作听不懂，很茫然迷惑地望着他摇摇头，然后自顾自地往前走着。

不得不说，门当户对在国际上也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意义。亚非拉留学生总是喜欢缠着同样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学生，如果是来自西欧和北美的留学生，他们就不会这么胡搅蛮缠了。

“哎呀呀！这么晚了！”一出校门，我掏出手机瞄了一眼时间后，大叫了一声，“我得先走一步了啊，咱们就此别过，再见再见。”不管保罗是否听懂，我迅速地穿过马路，往对街一条小巷子飞快地跑去。

高跟鞋踩在石青色地砖上，发出重重的嗒嗒声，我扭头越过川流不息的街道寻找保罗的身影，还来不及庆幸甩掉了他，只听脚下清脆的响声，我的一只脚立刻瘸了下去。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右脚的鞋跟就这么华丽丽地断了。

我提着一只断了跟的鞋子，金鸡独立般地单脚跳向路边，在一家木偶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下。

布拉格的出租车很多，但司机看到是老外总会宰人，有凌岚在一旁还比较好，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而我几乎不懂捷克语，就算我想砍价也不知道该怎么砍。

如果我把左脚这只鞋的鞋跟也给敲了，凌岚这个女人会不会半夜起来把我给谋杀了呢？这双高跟鞋是凌岚借给我的，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双鞋子。我望着左脚上这只完好的高跟鞋，想象着凌岚见到这双鞋后抓狂的模样。

脱下鞋子，我心一横，眼一闭，正准备将鞋跟往台阶上敲，耳边突然响起嘟嘟的汽车喇叭鸣叫声，只见一辆布拉格满街都是的捷克国产车斯柯达在我面前缓缓停下。

我抬起头一看车牌号，这不正是那个单永谦先生的车子吗？我和玛姬老师就是将他从这辆车上迎接下来的。

“你好，请问我能帮上什么忙吗？”单永谦从车里走出，背对着金色的阳光，对坐在台阶上的我微微弯下腰，彬彬有礼地问道。他的眼睛狭长，眼角微微上扬，唇和眼仿佛都在谦和地笑着，很是清明好看。

我望着他，恍惚间有些失神。

“鞋子坏了。”我冲他沮丧地晃了晃手中的凉鞋，“这鞋子是我借的，回去后肯定要挨一顿骂了。”

他望了一眼断了跟的鞋子，笑了笑，朝我伸出手：“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送你回去。”

我望了一眼他身后的车，考虑到荷包问题，未多加客气，点头道谢后在他的搀扶下，坐进了那辆斯柯达。

“在这里还习惯吗？”单永谦一边开着车一边问道。在颁奖仪式上，他得知了我是从中国来这儿求学的学生。

“不习惯。”我立即摇了摇头，“太陌生太陌生了，连黄种人都见不到几个。”谈及此我的话就收不住了，难得有一个人让我大倒苦水，“我在这儿连电视都看不懂，现在要是能让我看《新闻联播》，我半夜做梦都会笑。”

“这么夸张？”单永谦听我说完后笑了笑，他细细瞅了我一眼，说，“才来就这么想家，那接下来的一年该怎么过啊？”

“才不想家呢。”我抿抿嘴，略有不屑，“我在这里只是有些不习惯，等我习惯了就好了。”何处是故乡？心安处便是故乡。我对故乡和他乡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感，反正无论是在故乡还是他乡，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独自行走。

单永谦听此微微怔了怔，锁眉接过我的话，似乎带有感慨：“是啊，习惯了你会很喜欢这个金色的城市，它可以是一座浮华奢侈的大都市，也可以是一座刻印了沧桑和安宁的岁月老城。”

“那你把它看为浮华的大都市呢还是安宁的老城？”我挑挑眉，好奇地问道。

单永谦沉吟了一会儿，回道：“从心底里来说，我希望它只是一座适合安居乐业的老城。”

“可是在现实里，它也很浮华，很世俗。”我接话道。

单永谦点了点头，言语间带着惆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东西，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呀，看来你中文很不错啊。”我由衷地赞赏了一句，“很多海外华裔，在海外居住了几年，连中文都说不清楚了。”

“那个，我也是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从国内来这里的。”单永谦笑望了我一眼，经过一条小巷时指了指前方，“你们的学生公寓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车子穿过小巷，开出巷口时，一辆银白色的沃尔沃挡在前方唯一的路口处。

只见沃尔沃旁边的一个男子对着汽车轮胎踹了几脚后，掏出了手机打电话，神情似乎很不耐烦。

单永谦按了按喇叭，沃尔沃旁的男子听到声响抬起头，见到被堵在巷子里的我们后，合起手机走了过来。

“哎哟喂，这可真难得啊。”这个沃尔沃男子故意拖长了腔调，慢悠悠地走到驾驶座的车窗旁，漫不经心的眼神越过单永谦，停留在我脸上时，眉宇间忽然闪过一抹异样。

我直直地回望着他，他视线一转，对单永谦摇头，啧啧说了起来：“大哥啊——”他拖着调调，一副很拽的样子，我听到“大哥”二字时，疑惑地打量着这两人的模样，一点也不像啊。

单永谦，人如其名，稳重谦和，举止端凝，从说话行事即可

看出为人内敛低调。

而旁边这个年轻的男人，玩世不恭的模样，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似笑非笑，眉宇间尽是肆无忌惮的傲气和盛气。

“你眼光可真够独特，泡的都是那种还未发育完全的妞。”他的后半句话传入我耳中，我顿时想吐血三升，忍不住狠狠瞪着他，恨不得能用眼光杀死他。

“你那车子又抛锚了？要不要先坐我的车回去？”单永谦淡淡笑着，没有解释，好脾气地问道。

“免了，我自自有办法。”单永谦的这个弟弟并不领情，冷冷地回了一句后又走回了自己的车子旁，掏出手机重新打电话。

单永谦对此似乎习以为常，脸上并未有多大情绪。见他要别过头和我说话，我连忙表现出一种宽容的淡定，不和这种不懂礼貌的人计较。

“我们只能走另一条路了。”他似乎有些无奈地对我笑了笑，原路折回，开向了另一条回学生公寓的街道。

“那个……他是你弟弟吗？”在车里沉默了一会儿，我忍不住问道。

单永谦点了点头：“是的。我弟弟跟你差不多大，在扎利大学念书，平时被家里宠坏了，说话也没谱，你不要去在意他说的话。”他说这话时，眼里依旧未有多大感情。

“我也有一个妹妹，但她还很小，才读高中。”我跟着说道，“我以前很不喜欢她，总是欺负她，后来我读大学离开家了，就

开始非常想念她了，也很后悔以前欺负她。”我那可爱的小妹妹，虽然她和我并不亲近，可我还是会偶尔想念她。虽然在外面的时候，我几乎未想念过我的父母。

“那么小的小朋友一定很可爱。”他眼里倏然亮起一抹明亮的光，“我很喜欢小孩子，他们的灵魂很纯净。”

“小孩子嘛，最纯洁无瑕的啦。”我赞同地点点头，方抬起头，前方鳞次栉比的学生公寓已经映入了眼帘。

打了电话给凌岚，她拿一双鞋子下来接我后，我提着鞋子跳下车，关上车门之际不忘冲里面的人道谢：“单先生，谢谢你。”

“不客气。”他淡淡地笑了笑，然后从车内的储物格里抽了一张名片递给我，“在外求学不容易，以后有事可以找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帮。”

收下名片后，单永谦的斯柯达不紧不慢地从我的视线里离开，我杵在原地，直到身后的凌岚猝不及防地拍了一下我的肩才回过神来。

“呀呀呀，是谁呢？这么依依不舍。”凌岚将一双拖鞋扔到我跟前，“是不是我的一双高跟鞋让你被英雄救美啊？”

“什么啊，就是人家见我坐在路边可怜就把我送了回来。”我下意识地握紧手中的名片，却被眼尖的凌岚给看到了。

“那人给你的名片？”凌岚从我手中拿过名片，嚷嚷道，“捷克的婚外情概率是出了名的高，你在这儿可别被骗了还帮着人数钱。”凌岚见名片正面全是捷克文便翻看背面，看到了上面熟悉